

词的意义、形态、功能与汉语词类问题

金钟赫*

【目 录】

1. 引言
2. 词的意义与词类划分
3. 词的形态与词类划分
4. 词的功能与词类划分
5. 余论

【摘要】

词类问题事关语法学体系的建立以及语法规律的说明,是语法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但是也是语法分析中的老大难问题。汉语的词类划分问题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探索,正在逐步接近汉语的基本特征。回顾汉语词类划分标准问题的研究历程,由最初对意义标准的接受到后来的形态问题的纠结再到后来对词的语法功能的认识,汉语的词类划分正在一步步回归到汉语这种语言本身的特性。但是即使目前学界普遍接受的词类划分的句法功能标准,也未必能够完全解决汉语的词类划分问题。语言中的词绝大多数都会与其他词存在着句法组合、聚合的可能性,但不容否认的是,语言中客观存在着一些主要体现语用功能的词,它们受句法规则的限制较弱,因而句法功能标准对这些词而言,作用不大,很难根据句法功能标准将它们归入现行词类体系中的任何一类。如,汉语中用于引进例证的“例如、如、比如”等,它们在汉语中的表现与任何一类词的语法功能都不符。西方语言学界有关话语标记的研究有可能为认识此类词的功能提供一条可行的思路,“例如”类词是现代汉语中体现例证功能的话语标记,“真的、说句实话”等是汉语中表达叙实性的话语标记。此类词语不能从传统的句法功能的角度分析其在语言中的作用,它们的主要功能体现在语用层面。因此,从词类划分角度看,基于词的语法功能标准,首先应该区分句法功能词与语用功能词,语用功能词虽然数量远少于潜在地具有句法功能的词,但其语法性质特殊,应该针对其语用性质进行研究,在词类划分过程中,也不必强行将它们纳入现行词类体系中的某一类。

【关键词】意义;形态;功能;话语标记;语用功能词;词类划分标准。

* 대전대학교 국제언어학과 중국언어문화전공 조교수 (jinzh@dj.u.kr)

1. 引言

词类是词的语法分类,是一种语言语法学体系建立的基础。汉语语法学肇始于1898年的《马氏文通》,这部以“模仿”为特色的语法学著作作为汉语语法学体系的建立包括汉语词类体系的划分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因其“模仿”的性质为其后汉语的词类划分问题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总体来讲,汉语的词类划分问题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探索,正在逐步接近汉语这种语言的基本特征,但回顾这一个多世纪学界在词类问题上的分分合合,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螺旋渐进的发展之路。

由于早期的汉语语法学模仿西方语言的语法学体系,受传统语法影响巨大,因而词的意义理所当然成为划分词类的首选;经过上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的“中国文法革新”大讨论,汉语语法学界意识到单纯意义的模仿无法建立起适合汉语自身特点的语法学体系。直到50年代的汉语词类问题大讨论,有关汉语词类划分标准的问题被提到学界众所关注的高度。回顾汉语词类划分标准问题的研究历程,由最初对意义标准的接受到后来的形态问题的纠结再到后来对词的语法功能的认识,汉语的词类划分正在一步步回归到汉语这种语言本身的特性。但是即使目前学界普遍接受的词类划分的句法功能标准,也未必能够完全解决汉语的词类划分问题。

2. 词的意义与词类划分

“词”作为一种能独立运用的意义结合体,并非汉语传统研究中所使用的自然语言单位,长期以来汉语一直以“字”作为基本的研究单位。《马氏文通》所言,“有解者为实字,无解者为虚字”¹⁾,此处所言“实字、虚字”相当于当今所说的“实词、虚词”。而其所言“有解、无解”却道出了《文通》在划分词类时所依据的标准,即有意义还是无意义。按照语言学的观点,凡词皆为音义结合体,因此“无解”的词,本身就不能成为“词”,但《文通》仍称其为“虚字”,可见其对“解”是有特定理解的,应该相当于现在所说的词的词汇意义。词的意义能否作为词类划分的标准,学界虽然都不再坚持依据词的意义划分词类的观点,但是在如何对待词的意义与词类划分之间的关系,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1) 词汇意义与语法意义

凡词,都有意义,这是学界对“词”这一级语法单位的共识。但是词的意义包括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两种,实词既有词汇意义也有语法意义,而虚词只有语法意义没有词汇意义。词汇意义具有概括性,这种概括性的意义体现为词典等工具书对一种语言词的义项的解释与说明,词汇意义在形成的过程中抽象出了该类所代表同类事物或现象的本质属性,而舍弃了非本质的属性。但是就实词而言,每个实词与与之相关的其他实词之间在词义的构成方面不可能完成相同,因此每个词在语言

1) 马建忠,《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1983, p. 19。

中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必要,从这个角度说,一处语言中词特别是实词的意义是千差万别的,因此也不能据此给词特别是实词划分词类。有人认为,划分词类所依据的意义是词的类别意义,并将这种意义称为语法意义,认为“名词的语法意义是表示事物,动词的语法意义是表示行为动作,形容词的语法意义是表示事物的性状”²⁾,这其实也是传统语法在说明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词类意义时的常用表述方法。

与词汇意义的主要区别在于,语法意义是存在于语言系统内部不同语法单位之间的关系意义,词的语法意义与词所代表的事物、现实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脱离了语法单位之间的关系——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语法意义是不存在的。可见,实词所体现出来的“类别”义,如表示人或事物、动作行为、性质状态等,并不属于语法意义的范畴,而是对实词词汇意义的进一步概括。即使此类概括性的类别意义可以涵盖一定数量的词,但是在划分词类过程中,此类意义的可操作性不强,容易导致见仁见智的结果。语法意义与词的语法分类有关,但是脱离了语法单位之间的关系,语法意义便无从分析,比如“桌子”是名词,并不是因为该词属于“表示事物”的词,而是因为在汉语中该词可以出现于主谓结构、述宾结构中占据主语和宾语的句法位置,可以与数量词语组合构成偏正结构,这种关系主要体现为词与词之间的组合关系,是语法意义呈现的主要形式之一。

2) 词的意义在词类划分中的作用

自《马氏文通》之后,汉语语法学界经过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的中国文法革新大讨论,50年代的汉语词类问题大讨论,特别80年代以后汉语语法研究的不断深化,学界对于词类划分中的“意义”问题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总体上看,大致存在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意义是词类划分的参考项,不是标准。

第二种观点认为,意义在词类划分过程中没有地位,不考虑意义。

第三种观点认为,意义是词类划分的基础,不是标准。

第一种观点以吕叔湘先生为代表,吕先生认为在词类划分过程中,意义不能作为主要依据,更不能作为唯一依据,但不失为重要的参考项。这种观点因其既没有完全认同意义标准,也没有完全否定意义在词类划分中的作用,容易得到多数人的认可。可是,在具体划分词类的过程中,究竟什么情况下需要“参考”意义,如何“参考”意义,意义与其他标准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等,是该观点在词类划分实践中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第二种观点以朱德熙先生为代表,该观点认为词的意义与词的“同一性”问题有关,但是与词类划分无关,词类划分的依据只能是语的语法功能。该观点强调语法单位之间关系等形式特征,是结构主义语法观的具体体现,从可以把握的形式特征出发对词进行语法分类,优点是可操作性强,便于说明语法规律;但是完全不顾词的意义,对于某些现象比如因为不同类词的语义特征差异而造成组合特征差异等现象有时无法给予充分的说明。

2) 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p. 31。

第三种观点以张斌先生为代表，张斌先生认为语法分类需要区分基础和标准，分类有其客观基础，但基础不能代替标准。这种观点一方面承认词类的分别与意义之间有联系，另一方面强调语法分类包括词类划分所持的依据必须是语法单位如词在语言系统内部的关系，即功能或句法功能。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词类划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一种语言的语法规律，虽然每个词都有意义，理论上讲，意义应该可以作为词类划分的标准，事实上传统语法主要就是从意义出发给词进行语法分类的，早期以《马氏文通》为代表的汉语词类划分实践也主要是这么做的。但是由于过于倚重词的意义，导致词类划分过程中常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此如何正确看待词的意义与词类划分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词的意义在词类划分中的作用，值得深思。在这方面，我们认同张斌先生关于意义是词类划分的基础而不是标准的观点。分类的客观基础在人类语言中具有普遍性、一致性，但不同的语言在划分词类过程中所采用的具体标准可以因语言而异，理性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在不同的语言中其所属的词类未必相同，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名词、动词这些类在人类语言中具有普遍性，而其他类的词则会显示出因语言而异的个性的现象。

3. 词的形态与词类划分

形态问题是继词类划分的意义标准问题之后又一困扰汉语语法学界的问题，由于对西方语言学中词类问题认识的片面性，有一段时间汉语语法学界甚至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词类是词的形态分类，只有按照词的形态分出来的类才能称为词类。在此观点的影响之下，汉语语法学界要么埋头于汉语词的形态的寻找和发掘，为了满足汉语实词可以分类的愿望，提出了汉语的词有形态，比如“~子/儿/头”等，甚至有人认为汉语中有类似于英语的词的屈折形式，如声调的变化可以区别词性，“好”读第三声时是形容词，读第四声时是动词，等等；要么坚守汉语的词没有形态变化，因而汉语的实词无法区分词类。这种现象在上世纪50年代的汉语词类问题大讨论中有充分的表现。

1) 狭义形态与广义形态

形态与词类的划分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西方语言学中所讲的形态指的是词的构形形态，即一个词表示不同语法意义时的词形变化系统，如，英语中通过附加词尾（屈折词缀）、内部屈折等来表示一个词不同的语法意义等，这种形态即语法学界所说的狭义形态。从语言的语法结构类型角度看，汉语属于孤立语或词根语，语法意义的表达不依赖词的形式变化，同一个词可以以相同的形式出现于不同的句法位置上。如：

- (1) 他在学习汉语。
- (2) 学习是他现阶段的主要任务。
- (3) 他想学习。
- (4) 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上例中动词“学习”分别充当谓语中心带宾语、主语、宾语以及定语，但是词形没有任何改变，汉语的这种特点一度影响了学界对出现于不同句法位置上的词的语法性质的判定，出现了“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或者动词的名物化、名词化等不同的观点。究其实，这些观点都与汉语的词没有词形变化，词类与所充当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有关。

为了解决汉语的词类问题，也为了缓和坚守汉语实词无形态因而不能分类的学者以及埋头挖掘所谓汉语形态的学者之间的紧张气氛，方光焘、胡裕树、张斌等先生提出了广义形态说，将“形态”从狭义的词形变化拓展到包括语序等在内、能反映词的语法性质的诸多形式特征。广义形态观其实关注的词的语法功能，在汉语词类问题大讨论中，吕叔湘、朱德熙等明确指出词的形态与词的语法功能之间的关系，朱德熙认为“我们能够根据形态划分词类，是因为形态反映了功能。形态不过是功能的标志。”³⁾。吕叔湘先生也指出，“汉语的词有没有形态，有形态又是什么性质的形态，这个问题不简单。”⁴⁾“如果有一种或几种东西，能用来给词分类，即使不能叫做形态，那又有什么关系呢？”⁴⁾至此，汉语词类划分过程中的形态纠结在汉语语法学界慢慢退去，并逐渐将汉语词类划分标准转向词的语法功能。

2) 形态标准的优点与不足

正如朱德熙先生所说，形态作为词的语法功能的外在标志，在词类划分过程中相对较为客观，可操作性强。

存在的问题是，形态特别是狭义形态并非普遍存在于所有语言中，有形态变化的语言如屈折语等可以将形态作为划分词类的主要标准，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即使是有形态变化的语言中，并非所有的词哪怕是实词，都有形态变化。比如英语中的book、desk等归名词，归类的标准可以是单复数的词形变化，而英语中的sheep、deer等同样归名词，其归类的标准显然与前两个词的情况不同，因为这两个词在英语中没有形式变化，即所谓单复数同形。可见，形态标准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普遍适用性，不是对所有语言都适用，也并非对一种语言中的所有词都适用。

4. 词的功能与词类划分

1) 语法功能与句法功能

经过对意义标准的全盘接受到对形态问题的盲从与纠结，汉语语法学界越来越重视摆脱模仿的阴影、建立一套符合汉语自身特点的词类系统。朱德熙认为汉语“划分词类的根据只能是词的语法功能”，并且认为这一标准“对于别的语言也一样适用”。⁵⁾而通常所说的词的语法功能主要包

3) 朱德熙，《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1985，p. 12。

4) 吕叔湘，〈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汉语语法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9，pp. 230-276。

5) 朱德熙，《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1985，p. 11。

括：⁶⁾

- (1) 词充当句法成分的功能，如作主语、谓语等；
- (2) 词跟词结合的功能，如前加“不”、“很”或后带“了”、“着”等；
- (3) 词所具有的表示类别作用的功能，实际就是词的语法意义，如计数功能、指代功能、连接功能等。

陆俭明先生将词的语法功能概括为以上三个方面，第三项与上文所说意义标准有关，对语言系统中的某些传统的类，如代词、连词等，密切相关，它们主要不是根据其语法功能划分出来的，而是根据其在语言系统中的类别化作用。真正反映词的语法功能的是前两项。

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胡裕树、张斌等提出语法分析的三个平面理论，通常所说的语法功能逐渐被句法功能、语义功能以及语用功能所代替。基于语法分析的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平面的区分，汉语语法学界也逐渐开始区分相关的一些概念，比如句子成分与句法成分、句子分析与句法分析、语法功能与句法功能等，这种区分显示了汉语语法研究的日益细化和深入，对于揭示汉语语法的特点具有重要的价值。

作为通常所说的词的语法功能的两个主要方面：充当句法成分的功能以及词与词结合的功能，说到底，反映的是词的语法功能中的句法功能。句法功能作为语法功能之一，主要关注的是语言系统中的词在句法结构中体现出来的功能。句法成分是句法结构的直接构成成分，具有两两相对、相互依存的特点，句法成分与句子成分有关，但并不等同。词参与句法组合以及以句法结构为基础构成句子，其共同表现是都实现为前后相继的词的线性序列，但是句法结构内部构成成分之间必然具有一定的句法关系，但线性序列的句子内部的构成成分之间未必都存在句法关系，典型表现是句子内部可以有独立语，而句法组合比如短语内部是不可能存在独立语的。由此考察所谓词的语法功能，充当句法成分也好，词与词的结合能力也好，说到底，都是以词与词之间的句法组合为基础的。如果一种语言中所有的词，都可以以某种句法关系相互组合，那么按照语法功能或句法功能划分词类应该是可行的，汉语词类划分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种方法应该是一种比意义标准和形态标准适应力更强的划分词类的方法。

问题是，语言系统中的词，哪怕是所谓的实词，相互之间是否都有可能存在基于组合的句法关系？组合的基本特征有两个方面，一是参与组合的成员，比如词，要符合一种语言的基本语法规则；二是参与组合的成员在意义上或语义关系上具有相容性或选择性要求，如“很桌子”、“大型已经”等不合法，原因是违背语法规则；而“吃桌子”、“大型热水”不合法，是因为违背语义上的相容性或选择性。

依据词的句法功能划分词类，可以比较有效地解决一种语言包括汉语中多数词的词类归属问题。但是在强调句法功能标准在词类划分过程中的普遍适用性的同时，也不能不注意到，语言中的词未必都能满足所谓的句法功能标准。既然语法功能包括句法功能、语义功能和语用功能，那么句法功能标准是否对一种语言中的所有词都适用？语义功能特别是语用功能对词类的划分有无影响？

6) 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p. 35。

2) 语用功能与词类划分的关系

词的语法功能中的语用功能指的是词在交际过程中所承担的功能,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是句子,作为动态的、具有交际功能的使用单位,句子是词的句法功能、语义功能以及语用功能汇集之所。因而句子内部各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与句法内部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不完全相同。比如句子的信息结构中包含了话题、焦点等语用成分,句子内部可以有成分的添加,如独立语,可以有成分的移位,如主谓倒置、定语或状语的后置,可以有成分的省略,这些现象与说话使用语言时的语用目的有关,在句法结构中是不存在的。独立语或称独立成分,指的是在句子内部与其他词语之间不存在句法关系的成分,它们的语法地位是独立的。虽然独立语并非全部由词这一级单位来充当,但汉语中确实有些词主要充当独立语。如拟声词、叹词,再比如表示消息来源的“据说、听说”等,它们的使用与否与句子的句法结构无关,而是决定于说话人的目的,它们所具有的是语用功能,而非句法功能,无法根据上文所说的充当句法成分的能力以及词与词的组合能力等确定其词类归属。

话题和焦点是两种重要的语用成分,两种成分的表达可以没有显性的形式标志,也可以采用相应的显性标记。这类标记可以由某些词经过进一步虚化以后来充当。汉语中作为话题标记的如,“至于、论(资格)、说到”等,汉语中作为对比焦点标记的主要是“是”和“连”,而这些词的词类归属也是汉语语法学界争议颇大的。比如“至于”,通常归为介词。但是细究介词这类虚词的句法功能,构成介词短语充当状语、补语,作为名词和动词语义关系的标记等,这些功能对于“至于”而言,都不适用。该词在现代汉语中的主要作用是在交际过程中引入一个新话题,表现出非句法强制性、与其所标记的话题的定位性等显著特征。如:

(4) “e”毫无疑问是为了反映这个平台的电子化,而且英文电子化的首个字母也是“e”。至于“通道”,则有个渠道畅通无阻的意思。

(5) 企业的日常运作提供各种专业化的指导,包括股权托管、财务管理、人事、法律服务等。至于“下游服务”,内容则更为专业。

(6) 英国自1803年通过税法以来,虽历经种种变化,但税年年收。至于“公平”在哪里,也是见仁见智。

上3例中“至于”所标记的其后的成分都是交际中引进的新话题,“至于”与话题构成的部分“至于……”只能位于主语前,区别于典型的介词构成的介词短语,它不能移位至主语后谓语动词前这一介词短语作状语的典型位置。

现代汉语中的“是”可以是判断动词,也可以是表强调的副词,还有作为对比焦点标记的功能,前两个“是”主要体现其句法功能。判断动词“是”用于“A+是+B”这种判断结构中,表示A与B两者之间的某种关系。如:

(7) 他是我的同学。

(8) 鲁迅是《狂人日记》的作者。

前例中“是”表示A属于B,后例中的“是”表示A=B。副词“是”则出现动词动词、形容词性

词语前,表示“的确、确实”的意思,如:

- (9) 他走了吗?
他是走了。

而作为焦点标记的“是”是否出现、出现于何类词语前,与这两个“是”的用法不同,也不能从句法方面对这个“是”的出现环境作出说明。如:

- (10) 张明前年和李兵在北京大学学习汉语。

上例中“张明”“前年”“和李兵”以及“在北京大学”等都可以成为全句的对比焦点,相应地焦点标记“是”可以分别前置于以上这些焦点前。值得注意的是,充当这些焦点的有名词性词语,也有介词短语,这种现象说明,焦点标记的出现与其所标记的充当焦点的词语的功能类型无必然联系,其出现条件与作为判断动词及副词的出现条件完全不同。充当焦点标记,其主要功能是标记某个词语的焦点身份,隐现较为自由,上例中当不同词语充当语句的对比焦点时,只要保证该焦点的重音位置保持不变,仍然可以具有相同的交际功能。这种现象说明,作为焦点标记的“是”不具有句法的强制性,这是语用功能成分区别于句法成分的重要特征。

其实,语言中主要承担语用功能的词并不仅限于上述拟声词、叹词、话题和焦点的标记词以及某些主要充当独立语的词,语言中还有一些词其主要功能体现在语用层面,如现行词类体系中一般归入副词的语气副词,它们的使用有时无法说明明确的句法条件,比如“难道”一般出现于疑问句中,而且出现于疑问句的是非问句中;“其实”则不能出现于疑问句中,一般出现于陈述句中;“究竟”的出现位置并非决定于句法条件,而是取决于句子的焦点,它只能出现于句子的焦点之前,这正是“你究竟去不去?”“究竟你去不去?”都可以说,而只能说“究竟谁去?”不能说“谁究竟去?”的原因。

即使是起连接作用的词,其所连接的对象性质不同,这些词的语法性质仍然有区别。有些连词只能用于词和短语之间起连接作用,如“和、及、以及”,它们的连接功能体现为句法功能,所构成的组合属于短语;而有些起连接作用的词主要用于分句或句子之间,但是分句、句子的连接并非通常所说的句法关系,主要决定于分句或句子之间的语义联系。因此通常所说的关联词语的主要功能体现在语义方面。

5. 余论

词类问题事关语法学体系的建立以及语法规律的说明,是语法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但是也是语法分析中的老大难问题。经过了漫长的思考与实践,对于汉语的词类划分,学界已经基本扬弃了意义标准,在经历了有关形态标准的纠结之后,倾向于选择句法功能标准,这种选择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汉语词类划分的困境。但是这并非唯一正确、合理、科学的选择,语言中的词绝大多数

都会与其他词存在着句法组合、聚合的可能性，但不容否认的是，语言中客观存在着一些主要体现语用功能的词，它们受句法规则的限制较弱，因而句法功能标准对这些词而言，作用不大，很难根据句法功能标准将它们归入现行词类体系中的任何一类。如汉语中用于引进例证的“例如、如、比如”等，它们在汉语中的表现与任何一类词的语法功能都不符。西方语言学界有关话语标记的研究有可能为认识此类词的功能提供一条可行的思路，“例如”类词是现代汉语中体现例证功能的话语标记，“真的、说句实话”等是汉语中表达叙实性的话语标记。此类词语不能从传统的句法功能的角度分析其在语言中的作用，它们的主要功能体现在语用层面。

因此，从词类划分角度看，基于词的语法功能标准，首先应该区分句法功能词与语用功能词，语用功能词虽然数量远少于潜在地具有句法功能的词，但其语法性质特殊，应该针对其语用性质进行研究，在词类划分过程中，也不必强行将它们纳入现行词类体系中的某一类。

【参考文献】

- 马建忠，《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1983。
- 胡 附、文 炼，《现代汉语语法探索》，东方书店，1955。
- 胡明扬，《词类问题考察》，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6。
- 范 晓，《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6。
- 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陆俭明，《浅议“汉语名动形层层包含”词类观及其他》，《汉藏语学报》，2013年第1期。
- 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9。
- 朱德熙，《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1985。
- 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2003。
- 郭 锐，《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
- 沈家煊，《词类的类型学和汉语的词类》，《当代语言学》，2015年第2期。
- 吕叔湘，《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载《汉语语法论文集》，P230-276，商务印书馆，1999。

【논문초록】

키워드 Key Words	중문	意义、形态、功能、话语标记、语用功能词、词类划分标准		
	영문	Smantic Criteria, Morphological Criteria, Functional Criteria, Discourse Marks, Pragmatic Functions, Part of Speech Category		
<div>Semantic, Morph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spects of words and part of speech category in Chinese</div> <div>Kim, Jong-Hyuk</div> <p>Part of speech category is a basic task in the study of grammar, and has been considered to be a long-held challenge in grammatical analyses. For the part of speech category in Chinese, an overall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through long years of researches and discussions that ,with semantic criteria basically discarded earlier on, part of speech category in Chinese should be analyzed with functional criteria instead of morphological criteria which are associated with entanglement. While this application of functional criteria seems to solve the difficult problems with the part of speech category in Chinese, it is still open to question whether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be viewed as a logical and reasonable approach.</p> <p>Most words in all the languages have the possibility of syntactic combinations, but it is an undeniable fact that there are definitely certain words used in the pragmatic expressions which are rarely subjected to syntactic restrictions. When these words with pragmatic functions are analyzed by the criteria of syntactic functions, they can have no places in the existing part of speech category in Chinese. For instance, words such as “例如、如、比如” in Chinese, which represent the meaning of exemplification, do not fit into any grammatical function of part of speech category. As a new potential for the functions of these words has been presented in the studies which are associated with discourse marks in the Western linguistics circles, The word “例如” in Chinese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discourse mark of exemplification function, and words like “真的、说句实话” as discourse marks which represent facts. These kinds of words should not be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syntactic functions because they obviously represent pragmatic functions.</p> <p>Therefore, part of speech category should be first divided into two classes based on the criteria of grammatical function of words: words with syntactic functions and words with pragmatic functions. Although words with pragmatic functions are greatly outnumbered by words with syntactic functions, they have their own particular grammatical functions and thus should be exclusively studi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pragmatic properties, independently from the existing criteria of part of speech category.</p>				
저 자 인적사항	성 명	김종혁 / 金钟赫 / Kim, Jong-Hyuk		
	소 속	대전대학교 국제언어학과 중국언어문화전공		
	Em@il	jinzhh@dju.kr		
논 문 작성일시	투 고 일	2018년 04월 30일	심 사 일	2018년 05월 21일
	수 정 일	2018년 06월 17일	게재확정일	2018년 06월 22일